

新时代话剧艺术如何传承与创新  
——北京人艺上海驻演主题研讨会摘编

► 10版·文艺百家

唯美主义的“一只水晶球”  
——纪念奥斯卡·王尔德诞辰170周年

► 11版·经典重读

在上海,她们为女性赢得艺术荣耀  
“因为这里是新兴艺术的集中点”

► 12版·艺术

# 微观文旅:城市社区的文化新景

刁基诺

在城市的繁华脉络中,社区宛如一个微观的宇宙,承载着居民的生活百态与情感记忆。文化艺术的介入,不仅重塑了社区的情感纽带与社会互动模式,更催生了一种新型的旅游形式——微观文旅。它以小众化、特色化、体验化为旗帜,在有限的社区空间内,挖掘文化内涵,提供个性化服务,为游客开启了一扇深入体验地方文化与生活方式的窗口。

微观文旅,作为社区文化旅游的创新演绎,打破传统旅游的大众性与粗放性,精准定位小众市场。社区居民的深度参与是其灵魂所在,从文化传承到旅游服务,居民的主动性与创新性得以充分发挥,形成了社区文化、社会与经济共生共荣的良性循环。

这种新型旅游模式的兴起,得益于文化艺术在社区空间中的深度介入。文化艺术如同黏合剂,将社区的历史、生活与居民情感紧密相连,使社区从城市的背景板中脱颖而出,成为充满魅力的文化体验场与旅游目的地。它不仅提升了社区的文化品质,更以文旅融合的方式,为社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成为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

## 海内外应用案例: 微观文旅的多元 实践

微观文旅与传统的“社区营造”虽分属不同的概念范畴,但二者犹如双轮驱动,共同推动社区的发展与进步。

社区营造侧重于社区内部的文化建设,居民参与与社会创新,致力于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微观文旅则聚焦于挖掘社区文化资源,为游客提供独特文化体验。社区营造为微观文旅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成果如特色街区、文化活动等,成为微观文旅的核心吸引力,吸引游客深入探索。反之,微观文旅的发展为社区营造提供了经济支持,带动社区消费升级,促进了社区经济多元化发展。

这种协同发展模式在海内外众多社区实践中得到了生动体现,实现了社区文化传承与旅游发展的双赢。

在众多社区的微观文旅实践中,历史传承与现代创新融合型实践颇具特色。此类社区拥有承载着文化历史意义或居民共同记忆的建筑、街道或景观。通过对老旧街道和建筑的活化及创新应用,将其转化为多元功能区域,既为居民创造了具有历史底蕴和现代活力的社区环境,也为游客打开了深入了解当地历史文化的窗口。

宝岛台湾新港小镇的大兴路改造,通过成立居民自治会,实现老旧房屋转化为新型店铺,每月举办文艺活动,既保留历史韵味又满足现代需求。而日本小樽则是以运河及石造仓库群为核心,居

民进行保护再生利用,通过举办庆典活动,超越了传统的保存方式。两地改造为历史传承型社区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成为展示历史文化的窗口和独具特色的旅游胜地,吸引了众多游客。

社区共融与文化创造共生型社区实践也匠心独运。此类社区通常没有历史建筑或街道,但具有非物质形态的文化资源或独特的社区文化。通过设置创造文化空间,为居民提供交流、分享和举办活动的场所,也让游客有机会参与社区特色文化的体验和传播。

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街道东昌新村的“星梦停车棚”改造就极具创意。原本脏乱差的停车棚,通过举办“三星堆:人与神的世界”特展,将展架灯箱与停车区域挡板有机结合,既不影响车辆停放,又营造出博物馆氛围,为居民带来艺术盛宴,加强了博物馆与城市居民的联系。随后的楼道美术馆利用公共楼道布展,展示陆家嘴周边变迁,唤起居民共同记忆,吸引大量游客参观。这一系列改造充分体现了文化空间在微观文旅中的创新应用,为社区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注入新活力。

此外,生活美学与艺术创造引领型社区实践则是通过打造兼具美观与生活感的空间环境,为不具备历史文化资源的社区,尤其是年轻人较多的居住社区提供了可行的微观文旅打造方式。

2021年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以“15分钟社区生活圈·人民城市”为主题,在普陀区曹杨社区的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果。曹杨社区通过艺术为社区空间赋能,打造了上海首座“高线公园”——百禧公园。该公园集多种功能于一体,通过“3K”展廊概念将艺术融入社区生活,展示了普陀的城市空间魅力。公园内的墙绘作品以曹杨新村代表性建筑和生活场景为元素,描绘了社区的幸福画卷。此外,社区入口的管道小品以其强烈的街头气息和艺术感,激活了整个社区空间。这些艺术元素的融入,使曹杨社区成为一个兼具生活气息和审美价值的艺术公园社区,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也为居民提供了高品质的生活环境。

## 文化艺术介入: 微观文旅的核心 动力

文化艺术的介入,犹如一把神奇的钥匙,开启了社区空间焕活与微观文旅发展的大门。在社区的每一个角落,墙壁上的涂鸦、建筑的独特风格、居民的传统技艺,都是文化艺术的生动体现。它们不仅承载着社区的历史记忆,更成为吸引游客的独特魅力所在。

文化艺术介入社区,激发了居民的文



曹杨社区通过艺术为社区空间赋能,打造了上海首座“高线公园”——百禧公园。该公园集多种功能于一体,通过“3K”展廊概念将艺术融入社区生活,展示了普陀城市空间魅力。

图源:视觉中国

化自豪感与归属感,促使他们积极参与到文化传承与旅游发展中。居民从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创造者,通过举办各类文化活动、经营特色旅游项目等方式,实现了社区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同时也获得了经济收益。这种转变不仅丰富了游客的文化体验,也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与活力,使社区成为一个充满生机与创造力的文化共同体。

北京朝阳门社区“27号院”融合公共艺术等多元元素,举办各类活动,为居民和游客提供多元文化交流空间。游客可体验传统手工艺,了解胡同历史。美国纽约的高线公园从废弃的铁道华丽转身为空中花园与绿道,堪称文化艺术介入社区更新的典范。它在保留历史痕迹的基础上,融合了现代园艺与公共艺术元素,丰富的植被与建筑材料相得益彰,营造了多元的社区环境。通过举办公共艺术项目和文化活动,邀请全球艺术家在此创作展出,还承担了教育基地的角色,持续吸引着游客的关注,为社区带来了经济效益,促进了文化发展,彰显了历史保护、社区参与和公共艺术融合的强大魅力。

从文化艺术介入到文旅社区的形成,是一个系统而漫长的过程。需要深入挖掘社区文化元素,激发居民参与热情,打造特色文旅产品,建立科学管理机制。在这一过程中,需要确保居民生活环境不受影响,实现社区与旅游的和谐共生。像成都的玉林社区,就是以独特的文化氛围和丰富的活动吸引了游客,白夜花神诗空间举办了多种文化活动,独立书店如“一苇书坊”“长野书局”等也各具特色,不仅丰富了居民的文化生活,同时也为游客提供了独特的文化体验,是玉林社区微观文旅的重要组成部分。

## 参与、平衡、可持续: 微观文旅的发展 前景与挑战

微观文旅的发展前景广阔,但仍有几大关切。

首先,尽管微观文旅为居民提供了参与平台,但如何确保居民在旅游规划、实

施、管理和收益分配等全过程中深度参与,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居民参与机制的研究,提高居民对微观文旅的认识和参与热情,让居民真正成为微观文旅发展的主人。

其次,旅游开发与社区生活的平衡成为亟需关注的重点议题。在发展微观文旅的过程中,如何在吸引游客的同时,避免过度商业化对社区居民生活造成干扰,是一对需要谨慎处理的关系。比如,在城市存量更新的进程中,北京老城胡同微花园景观的创新实践熠熠生辉。公众参与式的营造活动激发了居民与社会力量共建微花园,提升了社区治理的参与度。其注重在地提升,融入生活美学,为居民打造出美观舒适的公共空间,既是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又吸引了游客尽情欣赏胡同景观,感受老北京气息。这种自下而上的实践方式,凸显了居民的主体作用,也为艺术公园社区的建设提供借鉴。未来,这类社区的游客接待量控制、游览路线设计、旅游高峰期管理等等都需要科学规划,以确保社区的宁静与居民的正常生活不受影响,实

现旅游与社区的和谐共生。

再有,对社区文化特色的挖掘与保持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社区需要深入挖掘自身的文化内涵,从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居民生活方式等多个方面入手,打造具有辨识度的文化品牌,避免千篇一律的旅游产品。

微观文旅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形式,以其独特的魅力在社区空间中绽放光彩。国内外众多优秀案例的实践,让我们看到了通过文化艺术的介入,社区空间的情感得以重塑,社会互动得以增强,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社区文化的参与者和创造者。微观文旅的发展需要政府、社区、居民和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在充分发挥文化艺术影响力的基础上,实现社区的空间焕活与价值重塑,为人们带来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体验,让社区成为人们心灵的归宿与文化的向往之地,让微观文旅成为城市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力量。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文旅融合创新研究院副院长)

# 至今乡土尽风流

——从央视纪录片《天下第一团》看稀有剧种与时代的共振

王旭

当用后喉演唱的“嗨嗨腔”,在斑驳沧桑的长城下唱响,“雁北要孩儿”这个戏曲的剧种“活化石”,绵延着金元北曲的声韵曲律,一改长期以来驻足晋北的苦寒印象,让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塞外风骨,增加了浓烈炽热的时尚气质。

这段时长20分钟的纪录片,是中央电视台稀有剧种纪录片《天下第一团》的第一集。纪录片致力于在生长稀有剧种的乡土中,寻找它的文化根脉,并将其与时代的共振,呈现在观众面前。

今天所谓的“稀有”,对于戏曲而言,包括着两层含义。

一则是“珍稀”之“稀”。中国戏曲剧种在2017年完成全国普查,至今保存着348个活态剧种和木偶、皮影两种传统戏剧形态,每个剧种有其独立的个性和艺术特征,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稀世之珍,都是戏曲艺术宝库中的至重之宝。因此,每一个剧种之于中华文明的整体结构,都具有剧种唯一的文化基因,都具有“一个都不能少”的珍贵属性。

一则是“稀少”之“稀”。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化格局中,整体上偏于弱势,

特别是在多元娱乐审美空间中,传统戏曲的生存面临着极大的挑战,除了四五十种活力尚存的剧种仍然保持着比较旺盛的传承发展态势外,大多数戏曲剧种驻足乡土社区,发展局限于基层一隅,甚至更多的剧种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在全国戏曲剧种普查统计中,在241个拥有国有院团的剧种中,有121个剧种仅有一个国有院团,号称“天下第一团”;此外有107个剧种仅有民营院团和民间班社,其中70个剧种仅有民间班社。这种最多仅靠一个国有院团传承的剧种面临最大的困境,即是艺术遗产随时都可能流散,其生存空间随时都在边缘化中走向衰微。

《天下第一团》聚焦在中国稀有戏曲剧种,既将镜头视角折向了戏曲不可替代的珍稀品质,也折向了承载这些剧种的地方文化,让散布在中国基层社会的这些剧种,在中国地理文化图谱中,标识出戏曲文化与地方社会相互依存的空间结构。纪录片从“声腔”“乡土”和“情感”三个维度,深度展现珍稀剧种至今鲜活的生命姿态。

声腔,是中国戏曲在音乐、唱腔上形成的腔调类别。戏曲从宋元之际因中国地理上的南北,而有南戏、北剧、南曲、北曲之别;因民族文化、地方语言、民间音乐和审美传统而有地域声腔之别,亦因社会群体、个体的创造而出现艺术流派之别。因此,戏曲声腔从宏观层面有昆山腔、弋阳腔、梆子腔、皮黄腔、道情、秧歌、采茶、花鼓、花灯、滩簧等等,而从具体流传衍变的层面,声腔与不同的民族、族群,不同的地方曲调、地方审美相结合,在诗、乐、歌、舞的表述上形成各不相同的发展趋向,孕育出各具特色的声腔剧种。

应该说,每一个剧种都有其代表性的艺术经典,也最集中地反映在经典作品的代表性唱段。剧种的所有艺术价值和艺术价值,实际上都凝结在具体的视听艺术片段中。《天下第一团》在每集的最后,选择剧种最具代表性的行当唱段,用声腔之美、表演之美、行当形象之美,凸显出剧种艺术的精粹之美,让观众以最直接的视听形式来了解认识剧种的本体艺术。

乡土,是中国戏曲剧种所依托的文化空间。戏曲是存在于观演关系中的艺术形态,是发展在社会群体互动中的文化形态。社会群体所构成的社区、聚落和文化生态,构成了戏曲传播发展的空间依凭。剧种因此而呈现出浓郁的乡土个性,展现着自然地理与人文理想彼此交织的文化印象,成为文化乡愁的渊藪,从而与每个人的思想情感密切相关。《天下第一团》的主创者立足到中国基层社会,让镜头视角从大的自然地理,延伸到城镇乡村,延伸到特定的社区环境和生活环境,完整地突出出戏曲的外部空间。

特别是面对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图景,拍摄团队有意识地将秀美山川、风景名胜、传统聚落,乃至节日庆典、民俗趣味、社会礼仪,甚至社会群体、人物访谈、生活场面等等,与剧团体和个人戏曲活动结合起来,让观众清晰地感知到剧种的地方个性,在乡音乡韵中凸显剧种在今天的生存形式、发展现状和理想憧憬。

情感,是中国戏曲剧种传承创新的人文立场。戏曲的发展关键在人,尤其是稀有剧种依托着基层院团及其传统群体,往往是一个团、一批人决定着一个剧种的存亡继绝。他们对剧种的坚守与创造,标定了剧种在乡土空间、在艺术格局的情感温度、思想深度和人文厚度。《天下第一团》的主创者立足在“守护者视角”,通过具体的个人及其情感故事,或以情动人,或以趣悦人,或以事示人,用极具个性化的个人和他的行动,让稀有剧种的守护者在具体特定的生活中,展示他们的喜怒哀乐、思虑愁怨,让他们的情感直接联通在剧种在基层的生存境遇,真实地展示稀有剧种在边缘化的社会结构中,是如何靠着个人和群体的努力,如何靠着艺术与生活的彼此联通,真正张扬它最珍贵的艺术贡献和文化价值。

通过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故事,纪录片最终完成了对乡土文化、稀有剧种、地方风情、戏曲传统的礼赞,也让优秀的戏曲文化带着它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走进今天的时代和受众中。

作为首部聚焦稀有剧种的纪录片,《天下第一团》通过具体剧种的视角开掘,努力完成对剧种生态空间的完整呈现。而纪录片一部部地推动,构建成为中国戏曲兼顾南北、跨越东西的戏曲文化地理图谱,真正用影像呈现出中国戏曲剧种大观,张扬起中国戏曲历史悠久的创造谱系、艺术传统和多样化的民族文化命脉,生动地展示今天的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中国精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纪录片的创作团队在推动这项戏曲剧种工程时,大量地巡游在基层田野,借助节目的制作、宣发、传播,充分地沟通各地政府企业、文化团体、社会团体,推动文旅、农贸、文创等工作的落地,既将戏曲文化在行走中推向普及,同时也和广泛的社会群体一起,真正融入到中国戏曲生生不息的发展进程中,真正地让从来不曾离开我们的乡土艺术尽显时代风流。这是中国戏曲的希望所在,当然更是民族文化的希望所在。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中国戏曲学会会长)